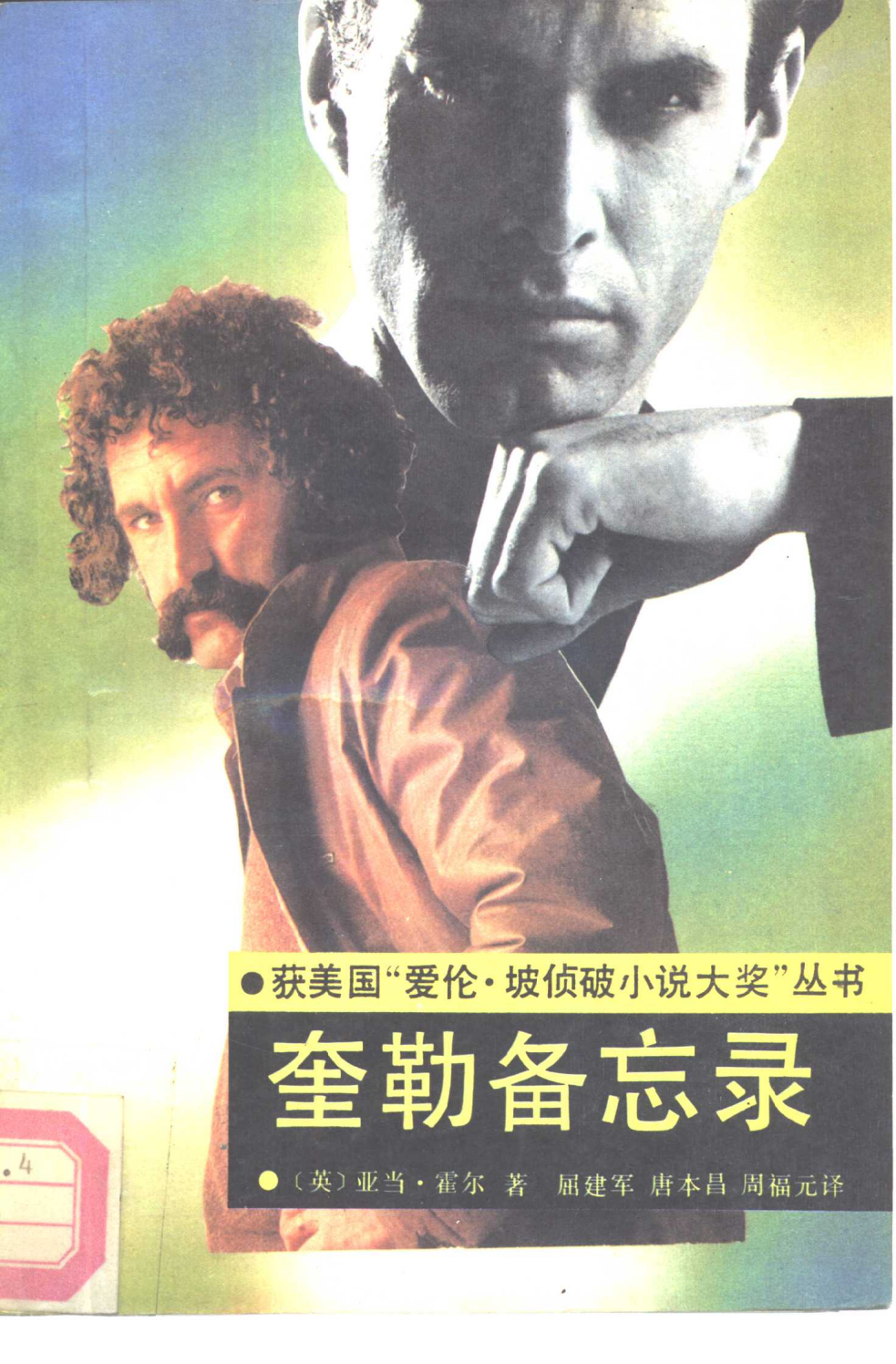




● 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大奖”丛书

奎勒备忘录

● (英) 亚当·霍尔 著 屈建军 唐本昌 周福元译

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奖丛书

奎勒备忘录

〔英〕亚当·霍尔 著

屈建军 唐本昌 周福元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THE QUILLER MEMORANDUM
ADM HLL

据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乔夫出版公司版译出

奎勒备忘录

〔英〕亚当·霍尔 著
屈建军 唐本昌 周福元 译

*

责任编辑：常 河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0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一版 199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4-0587-6/I·171 定价：3.40 元

印数：00001—15800 册

内容简介

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里逃生的奎勒，在战后参加了调查德国战犯的组织。在秘密调查中，奎勒屡克顽敌，准备休息一段时间。但该组织中两名最具才干的侦探先后遭暗杀，而且其暗杀矛头已逼近奎勒。这使奎勒联想到在集中营倍受法西斯折磨，愤懑之情油然而生。他再次亲自出马进行调查。奎勒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多年积累的经验，终于将前纳粹战犯制服，并揭露了杀手的真面目。本书最绝妙之处，就是这位杀手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不读到最后一页，是根本无法猜到的。这杀手是陌生人？还是身边的朋友？是男？是女？其结果令人震惊。

序 言

冯亦代

埃德加·爱伦·坡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在美国文学史上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坡生于1809年，歿于1849年，短短活了40年。他是美国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写的诗歌深受英国诗人弥尔顿、拜伦、济慈、雪莱和柯尔律治的影响。他的诗篇《乌鸦》与《乌鸦及其它诗篇》于1845年问世，因内容神秘、词藻华丽与韵律丰富，而被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马拉梅所钦服。这些诗篇又影响了法国“象征主义”的诗歌。他并以小说家的身份，左右了当时的美国文坛。1840年他出版短篇小说《述异集》（一译《怪谭奇闻故事集》），一举而成为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的首创者。哥特式的小说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和死亡。他的哥特式小说《厄舍古厦的倒塌》（一译《吴宅之倾倒》）是坡的小说中的压卷之作。他的侦探小说中以《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与《被窃的信件》最著名。其写作特点是故事情节怪诞而富于戏剧性，着重细节描写，而且推理的逻辑性极强。有人还认为科幻之形成小说，也是由坡开始的。所以坡虽然只活了40年，而且在1827年才开始以诗歌在美国文坛上崭露头角，但他在世界著名文学家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5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为纪念爱伦·坡，特组织举行侦探小说等作品的爱伦·坡年度奖，每年授侦探作品大师奖一人，最佳处女作奖一篇，最佳记实文学奖一篇，最

佳短篇小说奖一篇，最佳电影故事片脚本奖一篇，最佳电视剧脚本奖一篇，最佳初版纸面书奖一篇，最佳评论与传记研究奖一篇，最佳少年读物奖一篇，特别奖一篇至二篇。另外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奖，如广播剧脚本奖，外国电影脚本奖，最佳插图奖等。当然这些得奖的作品都要与侦探推理有关。

“爱伦·坡奖”的获奖作家中，最知名的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我国出版界中，曾经刮过一阵风。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知道的除了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外，在我国负盛名的恐怕就要推克里斯蒂了。这几年虽然她作品的出版已经大大见少，但还是有不少读者念念不忘于她。

惊险、推理小说为通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品种，在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但是凶杀、盗窃已成为社会的公害，因此有许多人便归罪于侦探小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本或一篇侦探小说是教唆读者去犯罪的，相反他却告诉读者，无论作案的情节十分谲秘、离奇、曲折，也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而令罪犯落入法网，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正如《红楼梦》中的贾瑞，该看风月宝鉴的反面，他却偏要去看正面，于是一命呜呼，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家。而且犯罪的人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文化，可以看翻译的小说，而成为侦探小说的读者，所以与其使犯罪行为充斥人间，倒不如使他们读侦探小说，从而得到教训消弭犯罪的行为。当然我说的侦探小说是严肃写来的，那些专门诲淫海盗的下乘之作，自当别论。再说，犯罪的起因是各种各样的，不一定是读了惊险推理小说的结果。但如果是一本严肃态度的侦探小说，既可为读者消遣之用，还可指引人生迷津，使人悬崖勒马，不

致以身试法。

文学作品和读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强行使人读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作品；可是有了各个层次的作品，读者便可择善而读之。在文学作品的层次中，严肃文学是高档的，而通俗文学则比较普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两者不能偏废，问题是如何能有档次较低的严肃文学和档次较高的通俗文学。

群众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奖丛书》，请专人翻译那些历年得奖之作，以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一些空白。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之为繁荣通俗文学，活跃中国读书界的用心是真诚的。际此出版这套丛书，如能代替或纠正那些充斥于市场的粗劣作品，也许不无小补。爰为序。

1989. 12. 26 听风楼

目 录

1. 波尔	1
2. 接受任务	7
3. 雪	18
4. 街头遇险	24
5. 阴谋组织	32
6. 暗语	44
7. 濒临险境	57
8. 英格	68
9. 谋杀	78
10. 落入敌手	84
11. 奥托勃	91
12. 麻醉术	103
13. 桥边	118
14. 里比多	126
15. 昏厥	139
16. 密写件	149
17. 雪貂	161
18. 73号物品	169
19. 墓穴	180
20. 暗堡精灵	191
21. 欲擒故纵	199
22. 困境	207
23. 信号结束	216

1. 波 尔

一对身着汉莎航空公司空姐制服的姑娘英姿飒爽地穿过玻璃门走了进来。她们先扫了一眼酒吧旁站着的那群飞行员，随即身子一旋，面对镜子中的倩影左顾右盼起来。飞行员们的注意力都被姑娘们吸引了过去。小伙子们一个个身材高大，金发满头，但谁也没打话。又一位姑娘走了进来。她先对着镜子整整秀发，随后掉转身子，伸直手臂端详起她那亮闪闪的指甲，百忙中偶而抬了一下头，瞄了一眼那群金发男人，随即又垂下眼皮，歪着头欣赏她那叉开的宛如鲜花般的手指。

有位小伙子脸露笑容，环视了一下他的伙伴们，想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和他一块去姑娘们那边碰碰运气，但均驻足不前。来自机场信标灯的灯光有节奏地划过了窗户。照镜子的两位姑娘离开了镜子，又瞟了一眼那些飞行员，然后背过手去，双脚并拢，规规矩矩地站好了。看上去他们都在等待着什么。

刚才脸露笑容的那位小伙子对着姑娘们才迈了一步，立即有人阻止了他的蠢动。小伙子抱起了双臂，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寂静中，从窗外传来一阵喷气发动机的启动声。这

就是他们所要等的。随着发动机声的继续，他们一个个转动身体，面向中间，面带微笑，仰首倾听。

发动机声还在升高，但还没大到让我听不到我身后包厢门开启声的地步，同时我看到一丝光亮在墙上一闪即逝。

透过偌大的窗户，清晰可见班机背上闪烁着的航行灯，发动机的噪声此时也已转化成均匀的轰鸣。飞行员们显得有些紧张起来。空姐们也性急地朝门口走了几步，身体侧转过来说朝那些小伙子们。

我可以感觉到有人进了包厢，眼下正站在我身后，但却拒不回头观望。

飞行员们向中间靠了一步，姑娘们中最俊俏的一位马上伸直双臂，急切地叫道：“谁去登天？”

小伙子中最高大的一位答：“我！”他的伙伴们也随着刚起奏的乐曲齐声附和：“还有我们！”

“谁去登天？”姑娘们接喝道。他们一起进入了角色。

那个人随着乐曲声坐到了我身边的椅子上，调整了一下椅子的角度，斜冲着我。舞台灯光正照着他的侧面，使眼镜脚微微闪耀着光芒。

“温莎，”他自我介绍说。

“谁愿投身到广阔的碧空中去？”

“我们！我们在蓝天翱翔！”

“今晚来打扰你我很抱歉！”他的英语是冷战宣传广播中才能听到的那种，语调明确，但无法确定口音。

“不用道歉，”我说。“报纸把这台演出捧上了天。”

我没按划下的道道办，我才不在乎呢。

明天是我回乡之日，我想带走一些人们已谈论多时的关

于新自由德国的回忆。至于这些回忆是否有价值，那是另一回事，新喜剧大剧院据说是青年们的娱乐中心（南德意志报），新一代正在那寻求对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的突破（镜报）。没人提到过那些过时的陈词滥调。

“今晚是你在柏林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但我不能让你随心所欲地度过，真太遗憾了。”那人小声地对我说道，同时向舞台方向看了一眼。他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挪了挪，又说：“或许我的谈话会让你感兴趣的。”我曾一度想到他要走了，但他又重新坐了下来。这次他的椅子刚好处在包厢墙上一盏有灯罩的壁灯下，他的脸就隐入阴影之中了。

我真有点捉摸不透此人是干什么的。

“也许，奎勒先生，”他倾身向我，轻声说道，“你愿意把椅子挪近些，我们可以小声聊一会儿。”说完他又补了一句：“我叫波尔。”

我一动未动，说：“除去你的名字，波尔先生，我对你一无所知。我想你是搞错了。这是7号包厢，我一个人包的。你的也许是1号。这些数字有时会让人糊涂不清的。”

舞台上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正在穿梭走动，双臂伸展象机翼一样作着让人眼花缭乱的飞扑、俯冲动作，同时相互间又巧妙地避免碰撞。这就是新闻界称之为舞姿精妙的空中芭蕾。突然，舞台上的灯光转暗，昏暗中可以看到舞蹈者的手上都戴有小小的灯泡。一阵伤感之情陡然向我袭来。即使是讲究寻欢作乐的新一代不演这样的戏也无法有所创新，而这戏恰恰无意中模仿了空战。

波尔悄声对我说：“我到这来找你谈是因为这个地方不错。比咖啡馆或你住的旅馆强的多。我来时没人看见，如果

你愿意挪动一下你的椅子，我们就能躲开亮光不让别人看见了。”

“你认错人了吧，我要叫人撵你出去。”

“你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怪罪你。”

我把椅子向后挪了挪，靠近他坐了下来。

“这样行了吧。”我说。

“温莎”是接头暗语，在与人接头时当作名字使用。本月使用C组暗语，共有三个，“愿意”、“叫人”和“怪罪”。实际上在他对我说出“愿意”之后，我就可以认定他是自己人了，因为他还了解有关我的另外三件事：我的名字奎勒，我的包厢号码7，以及这是我在柏林的最后一个晚上。但我还是反问了一个“叫人”，以引出“怪罪”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希望他根本就不是来和我接头的，而只是一个走错包厢的冒失鬼，碰巧用上了“愿意”这个词。

我实在不愿再有人来找我，我受够了。在这鬼地方呆了六个月简直要我的命。眼下我只想回英国，思乡之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正所谓归心似箭。

看来天绝我也，跟前这个人确确实实是来找我接头的。

我毫不客气地问他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包厢的。

“我一直跟在你后边，”他答道。

“你胡说。有人盯我的梢，我会觉察到的。”

“对，”他说道。

看来他是在试探我了：他想知道我是否能觉察到有人盯梢。对他这种做法我大不以为然。

“我们知道你预定了这个包厢，”他又补了一句。

我目视着舞台上灯光飞舞的舞蹈。轻柔的音乐很是动

听。我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翻腾了一会。我是用电话预定的这个包厢，因为不愿有人来打扰我。六个月来，我有一半的时间像个楔子一样挤在法庭上的人群中，实在让人烦透了。订包厢时我用了“舒尔茨”这个名字，如果他仅仅是查了预定名单的话是无法发现我的。只有一种方式。

我还可以设三个圈套试试他的口气。

“这么说你与票房有联系。”

“是。”

“不对。我用的舒尔茨这个名字。”

“知道。”

“你们窃听了我的电话。”

“正确。”

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看看他是否是在试探我。看来是这样。如果不是，他就会说，“不，我们和票房没关系。”可事情并非如此，他只用了个“是”字，马上把球又踢了回来，看我能不能觉察出来。我这样做了，用“舒尔茨”这个名字。即便如此，他还不肯放过我，因为我的话才说了一半，仅告诉他在票房可能一无所获。他们实际上也不是通过票房找到我的，他和我大绕圈子不过是想让我说出他们究竟是怎样找到我的而已。我说出来了，他也承认，回答我说：“正确。”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词，那是学校老师用的，他已用了两次了。我对他们这样称量我很反感。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一——一个刚出校门的侦察员？

此时，舞台上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空中芭蕾刚好结束了，脚灯重新亮了起来。在观众的掌声中我提高了嗓门说：“在

即将结束一次艰苦使命之际，我讨厌让一个我一无所知的接头人前来设圈子让我钻，我也讨厌有人窃听我的电话。这事有多久了？”

他淡漠地反问道：“你说呢？”黑暗中舞台上的灯光显得很亮。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脸。他有一张毫不出众的圆脸，棕色的头发，土黄色的眼睛前架着一副学生用的角质平光眼镜，这样的眼镜丝毫也不起什么放大作用，但却给一张平淡无奇的脸庞平添一道鲜明的特色。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之处了。我想我以后要想再认出此人来，恐怕非看他走路的姿态不可了。不过这已没什么必要了，明天我就回伦敦了，让这个人见他妈的鬼去吧！

掌声渐渐停了下来，我压低声音对他说：“我的电话好长时间没被窃听了，要不我会听出窃听器的咔嚓声的。”

“我是今天早上飞离伦敦的。上面指示我立即与你接头，但不允许我去你的住处或利用公共场合。这让联络站大犯其难。你的电话是今天中午前才开始被窃听的，希望借此摸清你今天的行踪，找到与你见面的机会。事也凑巧，刚好听到你预定了这里的包厢。”他说这番话时声音又轻又快，还用双手捂在嘴上，让他的话语只进我的耳朵。

“而我正好像个呆鸟一样自投罗网。”

看到他一脸不自在的样子我开心极了。我的所做所为真有点犯上作乱的意思，就像一个明天就要离校的学生，今天我可以顶撞我选中的任何人，他正好送上门来。除此之外，这个陌生人说不定还是个来自上面的大人物，正在下面微服私访。如果当真如此，只要他不亮出自己的身份，我怎么冒犯他都没关系。演出毕竟还不是那么糟。

“这是特急事件，”他说道。

特急在当时可是个大字眼。对于联络站来说，使用“特急”这个字眼就意味着事情的性质包括了从“绝密”，“立即行动”到“红色优先”的全部内容。

留给他自己吧。

“另找别人去，”我说。“我这个家是非回不可了。”

我觉得舒服多了。“特急”的信号可不是用来开玩笑的，可我开了。

“琼斯昨晚死了，”从他合着的手掌中轻轻飘出这么几个字。

这消息就像是有人在我脸上猛击一拳，我马上出了一身冷汗。多年的训练能让我做到在听到任何可怕的消息时都能保持声色不露，但在保持克制的同时，我还必须做点什么。因此，我转身面向他，嘴不出声，双手纹丝不动，眼中透出冷漠的光芒。尽管如此，我身上的冷汗还是照出不误。

“我们想让你去接替他，”最后他说出这么一句话。

2. 接受任务

我明白告诉他别指望我。

他却说这是个要求，不是命令。

剧场中正在演奏类似“西线故事”那种风格的音乐，演奏声时高时低，对我们的谈话影响很大，我们生怕谈话声太高而让别人听去。幸好有两次剧场休息的机会，这对我们十

分有利。我们锁上包厢门，背靠观剧台墙坐到了地毯上，这样，即便是坐在剧场另一边高一层包厢里的人也无法看到我们了。同时，观众们嗡嗡的说话也为我们的交谈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这当儿，我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琼斯被人杀死了。

我问波尔他是怎么死的，他告诉我说，他的尸体漂在格伦沃德湖的水面上。看来这就是琼斯的归宿。人都有个归宿，谁都知道自己在哪儿生，却不知道在哪儿死。在家中，在离家仅一里远的十字街头，还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归天；在睡梦中死去，在潮潮的道路上倒毙，还是在高山深谷中暴尸。那个叫做格伦沃德的湖泊看来是属于琼斯的。

我到局里后的这段时间内已有 5 个人被杀了，但这一位据说是杀不死的。

在我的要求下，波尔又进一步透露了一些有关琼斯死时的详细情况。

“一颗从远处飞来的 9.3 口径的子弹击中了脊骨，与查灵顿的死因完全相同。”他告诉我说。

随后，我们都闭口不谈琼斯，就好像这个人从没存在过一样。波尔正把他的圈套慢慢套向我，我也听之任之了。背靠观剧台的墙，我静静地坐着，听任他用那已让我厌烦了的抑扬顿挫的语调向我诉说着。

“我们都觉得在战争罪行的调查工作中干得不错。尽管在《伦敦协议》的条款规定下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从事这项工作，但你仍选择了深藏不露的方式，据说连 Z 委员会的头头都不知道谁该为那些逮捕负责。因此我们认为你之所以这样做是还想继续干下去。”

他顿了一顿想等我证实他的说法，我却更愿意保持沉默。

“还有，你这次任务的调查范围是三周前局里根据巴黎方面的压力决定的。目前，只有你最了解新老纳粹分子在柏林的领导核心了。这对我们对你，都是太重要了。”

这次他没有等我去接洽，这实在是危险，等后来我意识到的时候，已是太晚了。我的默不作声表现出一种未置可否的态度，让他继续唱他的独角戏。剧场里那轻柔的乐曲声从没间断过，让人昏昏欲睡。

“由于你的间接原因而被逮捕的15名战犯中，有5名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还认为，最近发生的沃格勒将军、蒙茨将军和巴隆、冯卢丁的自杀都出自于他们内部的压力，而不是他们的本意。”

接着他又谈到了三位法庭证人被枪杀后毁容一事。

“干掉他们并不是为了减少汉诺威审判的证人数量。你也知道，这样的证人我们有近千名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能干掉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剩下的人仍能作出确凿的定罪证据。结论是，杀人的动机是报复。如果联邦警方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相信还会有12个人遭到杀害，以凑满15之数，为15名定了罪的战犯复仇。除此之外，还可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进而吓阻更多的证人为即将举行的波恩和纽伦堡审判出庭作证。他们企图用恐怖手段阻止汉诺威审判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我终于摸清他的口音了。他说纽伦堡的纽字带着莱茵腔。

接下去他又谈起住在前德属殖民地圣卡特里纳和阿根廷